

90046

第114号



小
红
军
历
险
记

PDG

时 間 一九三二年的秋天，正是国民党匪軍第四次围攻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

地 点 銅鼓山区的山林地帶。

人 物 曾 强 男，十六岁，紅軍独立营的通訊員。

蕭紅妹 女，十四岁，儿童团員。

刘二柱 男，十五岁，儿童团員，是个小鉄匠，人称“小鉄錘”。

刘黑柱 男，二十二岁，游击队員，是个鉄匠，人称“大鉄錘”。他是刘二柱的哥哥。

罗劍輝 男，二十六岁，紅軍独立营营长。

罗劍兰 女，二十四岁，县委书记。罗劍輝的妹妹。

杨德胜 男，五十五岁，游击队的老炊事員。
游击队队員数人。

王一刀 男，三十二岁，土匪出身，投红军后任独立营副营长，是一个心毒手狠的叛徒。

黄三官 男，四十五岁，“剿共团”团总，大土豪，人称“黄泥鳅”。

黄 三 匪团丁，三十岁。

黄 九 匪团丁，二十七岁。

匪团丁数人。

〔开幕之前，一位女輔導員走至台前。

輔導員 小朋友們！同學們！在戲劇開演之前，我們先請解放軍叔叔——曾強上校給大家講一段革命鬥爭故事。曾強同志的工作很忙，他聽說小朋友們都想聽紅軍當年的戰鬥故事，很高興地來了。讓我們表示熱烈的歡迎。

〔曾強上校身穿軍服從台下走到台上。

曾 強 （对大家行軍禮）親愛的小朋友們！同學們！你們現在的心情是想看戲，我真不應該占據你們寶貴的時間。輔導員同志要我講一段紅軍的戰鬥故事，我就有些為難，因為我要講的正是戲里要演的，最好還是請你們看戲。現在，我就把戲里的故事簡單地開個頭。《小紅軍歷險記》描寫的是三十年前湘贛蘇區——也就是湖南、江西交界的革命根據地——一段革命鬥爭故事。那時我才十六歲，原來是共產兒童團的大隊長，每天領着兒童團跟在紅軍的隊伍後邊練兵上操，吹着小喇叭，扛着

紅纓槍，唱着兒童團歌：“小弟兄們呀！小姊妹們呀！我們的將來是無窮的呀……”挺威風的。威風可是威風，提起我們兒童時代的生活那真不能和你們今天的幸福生活相比。蔣介石反動派、土豪、惡霸、白狗子兵整天殺人放火，搶去了我們的糧食，殺死了我們的父母，我們這些小孩子白天黑夜在山上跑來跑去，吃不上飯，上不成學。當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死活跟着共產黨走，堅決鬧革命，就這樣，我參加了紅軍，在紅軍獨立營當通訊員。一九三二年的秋天，蔣介石反動派調動幾十萬白狗子兵圍攻我們的根據地。紅軍就在毛澤東同志的紅旗指引下，神出鬼沒地打擊敵人。有一次，我們獨立營接受了掩護紅軍主力部隊轉移的任務，羅劍輝營長領着我們在銅鼓山的南山口堵住五個團白匪軍的瘋狂進攻……（幕後響起了激烈的槍炮聲）小朋友們，我先說到這兒，戲劇就從這兒演起；不過，請你們注意，第一個出場的是個大壞蛋，他是獨立營的副營長王一刀，這家伙在革命最危急的時候，當了無恥的叛徒……

〔燈光全暗。〕



第 一 场

〔铜鼓山的一道隘路口。这里，茂密的芭茅草托出一片毛竹林；竹林遮掩着远处蜿蜒挺拔的峰峦。〕

〔一场激烈的战斗在不远处进行，子弹在空中乱窜，惊走了山林里的鸟雀。〕

〔枪停。王一刀失魂落魄地跑来。〕

王一刀 罗营长！罗营长！（一排子弹从他头上掠过，惊得他

俯在草丛里)这下子全完了!队伍打散了,白军把我们包围了!(近处的枪声更激烈了)眼看白军压过来了,老子不能白白扔了这条命……(摘下红军帽,撕下红布臂章,用力甩进草丛里)老子不干了!(发现有人走来,急忙隐藏在茅草丛里。)

[枪声渐渐稀落了。小曾强使用浑身气力,搀扶着腿部受了重伤的罗剑辉走来。

曾 强 营长,在这儿歇歇吧!

罗剑辉 好,就停在这儿,不能再退了!(腿部伤势过重,跌坐在一块山石上)啊——

曾 强 营长,血!

罗剑辉 没什么,不流点血,还能镇住白狗子?!去,监视敌人!

曾 强 是!(迅速爬上近处的崖坡,用心监视着远处敌人的动向。)

[罗剑辉拔出匣枪来检查了弹槽内的子弹,然后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包扎受了重伤的右腿。由于痛极,他紧闭双眼,咬紧牙关,脸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

曾 强 (急忙跑过来)让我来……(轻轻地为营长包扎。)

罗剑辉 曾强,咱们跟白狗子军打了两天两夜了,你累

了吧？

曾 强 一点也不累。白狗子真不害羞，四五千打咱们一百多人……

罗剑辉 一个红军就是一座山，一百个红军能顶住一万个白狗子！

曾 强 （喘喘地）一个红军就是一座山！你——我——咱们就是两座山！哎呀，血还在流！

罗剑辉 （忍住疼痛）曾强，你看这天上的两朵云！

曾 强 （仰望天空）不是云，是两只羊，又肥又大的绵羊！

罗剑辉 不是羊，是两个人头！

曾 强 两个人头？！

罗剑辉 你看！前面一朵红云，有一把大胡子，多象马克思！

曾 强 哦，马克思。

罗剑辉 后面这朵红云，下巴翘起来，多象列宁！

曾 强 （越看越象）真的，真象呀，就是马克思、列宁！

罗剑辉 曾强，马克思、列宁在保护咱们，在鼓励咱们，咱可不能灰心，要坚持革命——坚持革命——（失血过多，陷于半昏迷状态。）

曾 强 (紧紧抱住营长)营长,营长!你睁开眼睛!营长……

[较远处响起一阵密集的枪炮声。]

曾 强 (急坏了)营长,白狗子追上来了!营长,你醒醒!

罗剑辉 (奋力睁开双眼,注意听枪炮声的动向)好啊!太好啦!高政委带着队伍突围了!(忘了剧痛,拉住曾强)你听,咱们的冲锋号声!

[果然传来一阵红军的雄壮的冲锋号声。]

曾 强 (高兴得跳起来)红军号声,咱们的号声!

罗剑辉 红军的主力打出去了!我们独立营的掩护任务完成一多半了!(哀悼地)可是王副营长和全营战士们……(脱下军帽,奋力站起来,为牺牲了的红军战士们致哀。)

[山谷里回响起雄壮的红军战歌声。]

曾 强 (扶营长坐下)营长,你别动,我去探探路。(刚爬上崖坡,发现白匪军正包围过来)营长,白狗子!

[传来白匪敲打的重浊的鼓声。]

罗剑辉 有多少?

曾 强 数不清。排成横队,敲着鼓,端着枪,顺着山坡包围过来了!

罗剑辉 (拔出匣枪,奋力挺立起来)来得好哇!曾强,搬石头!

曾强 打白狗子?!

罗剑辉 打,狠狠地打!

曾强 是,狠狠地打!(用极快的速度把附近的石块集中到罗剑辉的身边来。)

罗剑辉 好,现在我和你應該分工了。

曾强 这好办,白狗子上来,你打枪,我扔石头。

罗剑辉 不是这样分工。

曾强 你說怎么分吧!

罗剑辉 我留在这儿对付白狗子,你去黄金洞!

曾强 去黄金洞?!

罗剑辉 去黄金洞。找到县委书记罗剑兰同志,通知她快把黄金洞的兵工厂、医院撤走!

曾强 营长,我不能扔下你。走,我背你去根据地!

罗剑辉 你快走!我要在这儿跟白狗子拚个死活。

曾强 就你一个人……

罗剑辉 一个红军就是一座山,敌人要过难上难。咱们在这儿多牵制敌人一分钟,黄金洞就多一分钟安全撤退的时间。(从贴身的口袋里取出一份机密文件和

一叠銀元來)這是特委給县委的重要文件,這是給醫院的醫藥費,你當面交給羅劍蘭同志。小鬼,你還認得她的長相么?

曾 强 認得,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跟你長得一模一樣!

羅劍輝 那就好。這份文件,一定要面交給她本人!千萬記住,一定要面交本人!

曾 强 是,羅書記要問起你哩?

[這時,王一刀隱藏在竹林一側偷聽。]

羅劍輝 (沉思了一下)你就說,我和黨的紅旗在一起,一切都好。

曾 强 不,營長,我留在這兒掩護你,你快走!

羅劍輝 傻孩子!(摘下曾强的軍帽,解下他的紅袖章)把文件藏好!(看見曾强把文件放進衣領后的小暗兜里,又把銀元裹在腰帶裏纏到腰上,這才放心地拍着他的肩膀說)一路上都是白匪軍的關卡,你還當你的放牛娃吧!記住,跟誰都不要說出你身上有文件,有錢……

[近處响起了搜索的槍聲。]

羅劍輝 快走!

曾 强 不,營長,你……

罗剑辉 (厉声地) 紅軍战士要坚决完成任务!

曾强 是! (扑过去紧抱了罗剑辉一下, 然后含泪轉身跑去。)

[枪声越发密了。罗剑辉奋力爬上岡坡, 准备抵御敌兵。

[王一刀从草丛中窜出, 准备遁去。罗剑辉猛一回头, 正好看见他。

罗剑辉 (举枪) 什么人?

王一刀 罗营长, 是我——王一刀。

罗剑辉 (高兴地) 副营长, 我还以为你……快过来, 白狗子又来摸老虎头了!

王一刀 罗营长, 队伍全打光了, 剩咱这缺胳膊短腿的顶个屁用!

罗剑辉 (气愤地) 你手里拿的什么?

王一刀 枪。

罗剑辉 (举起手中枪) 賀龙同志一把菜刀鬧得起革命, 咱們两杆响当当的好枪, 就挡不住一伙白狗子?!

王一刀 罗营长, 我挑开帘子說亮話吧, 我——我不干了!

罗剑辉 这么說, 你打算当逃兵, 叛变革命?

王一刀 紅軍大势已去, 老子不能为了“革命”把命給搭上。

罗剑辉（举枪）放下枪！

王一刀（举枪急射）去你娘的吧！（一枪击中罗剑辉肩部。罗剑辉回击，王一刀已从草丛中遁去。）

〔这时白匪军已逼近隘路口，匪兵们边搜索边喊叫：“共匪头子罗剑辉听着！你跑不了啦！出来缴枪不杀……”

罗剑辉（大喊）白狗子，要枪就过来拿吧！（连发射击白匪军。）

〔白匪敲打的鼓声越来越近。匪兵的喊声：“缴枪不杀！”

罗剑辉（子弹打光，扔出一枚手榴弹）交！老子交个开花弹！

〔白匪军哑了片刻。稍停，鼓声大作，匪兵们更追上前来。

〔罗剑辉端正了头上的红军帽，整理一下臂上的红袖章，然后举起一块巨石奋力跳上岡坡。

罗剑辉（举起大石高喊）白狗子，有种的上来吧！

〔一道红光映射在宁死不屈的英雄身上。悲壮的红军进行曲声中，灯急暗。



第 二 场

〔临近黄金洞的一个山坳，这里仍然是一片茂密的竹林。

〔开场的时候，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竹饭筐，蹑手蹑脚走进竹林来。她警惕地察看了竹林的四周，随后在一根茁壮的毛竹近旁掘开一个早就挖好了的地洞，把竹饭筐放进洞穴中，然后急忙用土复盖好，再用双脚轻轻踩平。——三

〔她刚把这些事情安排停当，忽然发现竹林一端有人走来，就飞快地躲进茅草丛里去了。〕

〔稍停，曾强手拄一根竹竿艰难地走来了。他一口气赶了一整天山路，此刻已是又饿又累。〕

曾 强 （舒展了一下肢体，坐在一块山石上）营长派我到黄金洞找县委，我一口气赶到黄金洞，没想到县委早就撤走了！我现在怎么办？总不能象一只瞎猫在山沟里乱跑乱转！（猛地站起来）我应该回去照顾营长！对，我应该去找营长……（刚要走动，又停下来）不对！党给我的任务是要我把文件和医药费交给县委书记，我没完成任务啊！县委在急等着上级的文件，医院等着钱买药，我怎么惦着往回跑哇！红军战士要坚决完成任务，就是把两条腿跑断了，我也要找到县委，找到罗剑兰同志！对，找些野果子填饱肚子，就去找县委。

〔曾强正在竹林里寻摘山果，忽然听见近处有人叫喊：“曾强！”〕

曾 强 誰？

〔王一刀从草丛里走出来。〕

王一刀 曾强，是我。

曾 强 (高兴得叫起来)副营长,你还活着!

王一刀 红军是斩不尽,杀不绝的!

曾 强 你见到营长了吗?

王一刀 我俩在铜鼓山的东山口会合了。

曾 强 打了白狗子?

王一刀 狠狠地打了!

曾 强 他在哪儿?

王一刀 (故作哀悼状)罗剑辉同志为了革命,为了党——光荣地牺牲了!

曾 强 (抑制住巨大的悲痛)他……他……

王一刀 小曾强,要哭就痛快地哭吧!

曾 强 我不哭,我不哭……(哭在控制不住,抱着一根毛竹大哭起来)罗营长,我要罗营长……

王一刀 罗剑辉同志牺牲了,咱们的党还在,红军还在。你看,我王一刀重新点起一把火,准能把白狗子烧得精光!

曾 强 副营长,你打算投奔哪儿去?

王一刀 去黄金洞,找党,找县委。

曾 强 我去过了,县委、兵工厂、医院……全撤光了。

王一刀 撤到哪儿去了?

曾 强 不知道。

王一刀 (意味深长地) 哦……县委的警惕性真高啊! 曾强, 这么说, 你的任务没完成。

曾 强 什么任务?

王一刀 送文件, 医药费。

曾 强 你——你怎么知道的?

王一刀 罗营长对我说了。

曾 强 我正在想法找县委, 我保证完成任务。

王一刀 特委发出的这份文件可是要紧咧! 我们要尽快地交到县委……文件呢?

曾 强 好多好多文件, 都给营长烧了!

王一刀 钱呢?

曾 强 红军不要钱!

王一刀 (摸了摸曾强的腰部) 你跟我还打埋伏呀! 这不是……傻孩子, 这太不隐蔽了! 白狗子堵上你, 十查九准哪! (思索片刻) 这么办吧, 为了党的利益, 我应该承担这个危险的任务。你把文件和钱交给我, 我就是粉身碎骨, 也要找到县委。

曾 强 不, 这是我的任务。

王一刀 县委书记罗剑兰是我的老战友, 我一定有办